拍案驚奇

李克讓竟達空函　劉元普雙生貴子

全婚昔日稱裴相　助殯千秋慕范君
慷慨奇人難屢見　休將仗義望朝紳

詩曰

這一首詩、單道世間人周急者少、繼富者多、為此達者便說只有錦上添花、那得雪中送炭、只這兩句話道盡世人情態、比如一邊有財有勢、那趨財慕勢的多只向一邊去、這便是俗語叫做一帆風又叫做鷂鴿子旺邊飛、若是財利交關、自不必說、至于婚姻大事、兒女親情、有貪得富的、便是王公貴戚、自甘與團

頭作對有嫌着貧的便是世家巨族不得與甲長聯親自道有了一分勢要兩貫浮財便不把人看在眼裡況有那身在青雲之上拔人於淤泥之中重捐已資曲全婚配恁般樣人實是從前寡見近世罕聞冥冥之中天公自然照察元來那夫妻二字極是鄭重極宜斟酌報應極是昭彰世人決不可戲而不戲胡作亂為或者因一句話上成就了一家兒夫婦或者因一紙字中拆散了一世的姻緣就是陷于不知因果到底不爽且說南直長洲有一村農姓孫年五十歲娶下一個後生繼妻前妻留下一個兒子一房媳

婦且是孝順、但是令娘的說話、不論好歹真假、系應在骨裡的信從、那老兒和兒子每日只是鋤田鉋地、出去養家過活、婆媳兩個在家績麻拈苧、自做生理、却有一件奇怪、元來那婆子雖數上了三十多個年頭、十分的不長進、又道是婦人家入土方休、見那老子是個養家經紀之人、不恁地理會這些勾當、所以閒常也與人做了些不伶俐的身分、幾番幾次落在媳婦眼裡、那媳婦自是個老實勤謹的、只以孝情爲上、小心奉事翁姑、那里有甚心去捉他破綻、誰知道無心人對有心人、那婆子自做了這些話把、被媳婦

每每銜着虐心痛了自沒意思却恐怕有甚風突在老子、那兒子耳朶裏攛掇、倒在老子面前撒謊、又道是挑唆告狀、一說便准、那老子信了婆子的言語、帶水帶漿的羞辱毀罵了兒子幾次、那兒子是個孝心的人、聽了這些話頭、沒個來歷、直擺佈得夫妻兩口、終日合嘴合舌、甚不相安、看官聽說、世上只有一夫一妻、一竹竿到底的、始終有些正氣、自不睬管那小家骯狐狗、有最狠毒、最狡猾、最短見的、是那姬妾、大緊不是一婚兩婿人、便是那低門小戶、撒剩貨與那不學好為夫所棄的、這幾項人、極是老嘲溜、也會得

擊中世人心病

使人喜也會得使人怒弄得人死心塌地不敢不從元來世上婦人除了那十分貞烈的說着那話兒無不着緊男子漢到中年筋力漸衰那娶晚婆的大半是中年人做的事往往男大女小假如一個老蒼男子要了水也似一個嬌嫩婦人縱是千箱萬斛儘你受用却是那話兒有些支吾不過自覺得過意不去隨你有萬分不是處也只得依順了他所以那家庭間每每被這些人妙得十清九濁這個話且放過如今再接前因話說吳江有個秀才蕭王賓胸藏錦繡筆走龍蛇因家貧在近處人家處館早出晚歸主家

開鋪、是一座酒肆、店主喚做熊敬溪、店前一擱小小堂子、供着五顯靈官、那王賓四在主家出入、與熊店主厮熟、忽一夜熊店主得其一夢、夢見那五位尊神對他說道、蕭狀元終日在此、來往吾等見了、坐立不安、可為吾等築一堵短壁、兒在堂子前遮蔽遮蔽、店主醒來、想道、這夢甚是蹺蹊、說甚麼蕭狀元、難道便是在間壁處館的那個蕭秀才、我想他恁般一個寒酸措大、如何便得做狀元、心下疑惑、却又道除了那個姓蕭的、却又不曾與第二個姓蕭的識熟、兒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兒是神道的言語、必然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次日起來當真在堂子前面排起一塔短牆遮了神聖却自放在心裡不題隔了幾日蕭秀才往長洲探親經過一個村落人家只見一般人聚做一堆在那裡喧嚷蕭秀才挨在人叢裡看一看只見衆人指着道這不是一位官人來得恰巧是必央及這官人則個省得我們村裡頭請門館先生連忙請蕭秀才坐着將過紙筆道有煩官人寫一寫自當相謝蕭秀才道寫個甚麼且說個緣故只見一個老兒與一個小後生走過來道官人聽說我們是這村裡人姓孫爺兒兩個一個阿婆一房媳婦同耐媳婦

十分不學好到終日與阿婆鬭氣我兩個又是老來經紀人一年到頭沒幾時住在家裡這儻媳人若留着他到底是個是非堆爲此今日將他發還娘家任從別嫁他每衆位多是地方中見爲是要寫一紙休書這村裡人沒一個通得文墨見官人經過想必是個有才學的因此相煩官人替寫一寫蕭秀才道原來如此有甚難處便逞着一時見識舉筆一揮寫了一紙休書交與他兩個他兩個便將五錢銀子送秀才做潤筆之資秀才笑道這幾行字値得甚麼我却受你銀子再三不接拂着袖子撇開衆人逕自去了

即此便只爲生罪案

悲哉

這裏自將休書付與婦人那婦人可憐勸勸諫諫做了三四年媳婦沒緣沒故的休了他咽着這一口怨氣忍住了丈夫哭了又哭號天拍地的不肯放手口裏說道我委實不曾有甚歹心負了你你總着一面之詞離異了我我生前無分辨處死也要明白此事今世不能和你相見了便死也不忘記你這幾句話說得傍人俱各擁淚連丈夫也覺得傷心忍不住哭起來却只有那婆子看着恐怕兒子有甚變卦流水和老兒兩個拆開了手推出門外那婦人只得含淚去了不題再說那熊店主重夢見五顯靈官對他

說道快與我等拆了面前短壁擱着十分礙悶店主夢中道神聖前日分付小人起造如何又要拆毀靈官道前日爲蕭秀才時常此間來往他後日當中狀元我等見了他坐立不便所以教你築墻遮蔽今他于某月某日替某人寫了一紙休書拆散了一家夫婦上天鑒知減其爵祿今職在吾等之下相見無礙以此可拆那店主正要再問時一跳驚醒想道好生奇異難道有這等事明日待我問蕭秀才果有寫休書一事否便知端的明日當真先去拆了壁却好那蕭秀才踱將來店主邀住道官人有句說話請店裡

坐地入到裡面坐定喚茶店主動問道官人曾于某月某日與別人代寫休書麼秀才想了一會道是曾寫來你怎地曉得店主遂將前後要休書官的說話一一告訴了一遍秀才聽罷目瞪口呆懊悔不迭後來果然舉了孝廉只做到一個知州地位那舊秀才明一時無心失悞上自送了一個狀元世人做事決不可不檢點曾有詩道得好

人生常好事　作者不自知　起念埋根際
須思決局時　動止雖微渺　干連已彌滋
昏昏罹天網　方知悔是遲

試看那拆人夫婦的受禍不淺便曉得那完人夫婦的獲福非輕如今單說前代一個公卿把幾個他州外族之人認做至親骨肉撮合了才子佳人保全了孤兒寡婦又安葬了枯骨骸如此陰德又不止是完人夫婦了所以後來受天之報非同小可這話文出在宋真宗時西京洛陽縣有一官人姓劉名弘敬字元普曾任過青州刺史六十歲上告老還鄉繼娶夫人王氏年尚未滿四十廣有家財並無子女一應田園典鋪俱託內侄王文用管理自己只是在家中廣行善事仗義疎財揮金如土從前至後已不知濟

過多少人了。四方無人不聞其名。只是並無子息。日夜憂心。將過清明節屆。劉元普分付王文用整備了犧牲酒醴。往墳塋祭掃。與夫人各乘小轎。僕從在後相隨。不踰時到了墳上。澆奠已畢。元普撫膝墳前。口中說着幾句道。

堪憐弘發年垂邁。不幸宗祧無後代。
七十人稱自古稀。殘生不久留塵界。
今朝夫婦拜墳塋。他年誰向墳塋拜。
膝下蕭條未足悲。從前血食何容艾。
天高聽遠寔難憑。一脈宗親須憫愛。

訴罷中心淒慘、先靈英爽知何在、

當下劉元普說到此處、放聲大哭、旁人俱各悲傷、那王夫人極是賢德的、拭着淚上前勸道、相公請免愁煩、雖是年紀暮矣、筋力未衰、妾身縱不能生育、當別娶少年爲妾、子嗣尚有可望、徒悲無益、劉元普見說、只得勉强收淚、分付家人送夫人轉身先回、自己留一個家僮相隨、閑行散悶、徐步回來、將及到家之際、遇見一個全眞先生、手執招牌、上寫道風鑑通神、元普見是相士、正要卜問子嗣、便延他到家中來、坐喫茶已畢、元普端坐、求先生細相、先生仔細相了一回、

享無忌諱說道觀使君氣色非但無嗣壽亦在旦夕矣元普道學生年近古稀死亦非夭子嗣之事至此暮年亦是水中撈月了但學生自想生平雖無大德濟弱扶傾矢心已久不知如何罪業遂至殄絕祖宗之祀先生微哂道使君差矣自古道富者怨之叢使君廣有家私豈能一一綜理彼任事者只顧肥家不存公道大斗小秤侵剝百端以致小民怨怨使君縱然行善只好功過相酬耳恐不能獲福也使君但當悉杜其弊益廣仁慈多福多壽多男特易易耳元普聞言黙然聽受先生起身作別不受謝金飄然去了

元晉知是異人深信其言隨取西園典舖帳目一一稽查又潛往街市鄉間各處探聽盡知其蹤蹟將衆管事人一一申飭并責任王文用也受了一番呵叱自此益修善事不題卻說汴京有個舉子李遜字克讓年三十六歲親妻張氏生子李彥青小字春郎年方十七本是西粵人氏只為與京師窵遠十分孤貧不便赴試數年前挈妻攜子流寓京師却喜中了新科進士除授錢塘縣尹擇個吉日一同到了任所李克讓看見湖山佳勝宛然神仙境界不覺心中爽然誰想貧儒命薄到任未及一月犯了個不起之症正

是

潑猾偏打無根草　翻來只揀福輕人

那張氏與春郎請醫調治、百般無效、看看待死、一日

李克讓與妻子到床前說道、我苦志一生、得登黃甲、

死亦無恨、但只是無家可歸、無族可依、撇下寡婦孤

兒、如何是了、可痛可憐、說罷淚如雨下、張氏與春郎

在傍勸住、克讓想道、久聞洛陽劉元普仗義疎財、名

傳天下、不論識認不識認、但是以情相求、無有不應、

除是此人、可以託妻寄子、便叫娘子扶我起來坐了、

又叫兒子春郎取過文房四寶、正待舉筆、忽又停止、

說奇人也

心中好生躊躇道、我與他從來無交、難叙寒温、這書如何寫得、揪忖心生一計、分付妻兒、取湯瓶水、把兩人揭開了、及至取得湯來時、已自把書重重封固、上面寫十五字、乃是辱弟李遜書呈洛陽恩兄劉元普親拆、把來遞與妻兒收好、說道、我有個八拜爲交的故人、乃青州刺史劉元普、本貫洛陽人氏、此人義氣干霄、必能濟汝母子、將我書前去投他、料無阻拒、可多多拜上劉伯父、說我生前不及相見了、隨分付張氏道、二十載恩情、今長別矣、倘蒙伯父收留、全賴小心相處、必須教子成名、補我未逮之志、你已有

貧未必 不前非 遠人老 天厭月 勢和

遺腹兩月、倘得生子、使其仍讀父書、若生女時、將來許配良人、我雖死而瞑目、又吩付春郎道、汝當事劉伯父如父、事劉伯母如母、又當孝敬哥哥、親愛嫂嫂、以爾炎頭、我死猶生、如違我言、九原之下、亦不安也、兩人垂淚受教、又囑付道、身死之後、權寄僧寺浮丘寺中、俟後發過劉伯父、徐圖歸葬、但得安土埋葬、不須重到西湖、莊龍心中暗想、大叫道、老天老天、我李遜如此清貧、難道要做箇異鄉之鬼、也不能勾、當時驀然倒在床上、已自叫喚不醒了、正是

君恩新荷喜相隨、誰料天年已莫追、

休爲李君傷夭逝、　四齡已可做顏回、

張氏春郎、各各哭得死而復甦、張氏道、撇得我孤孀二人好苦、倘劉君不肯相容、如何處置、春郎道、如今無計可施、只得依從遺命、我爹爹最是識人、或者畧是好人也不見得、張氏即將囊橐檢點、那曾還剩分文、元來李克讓本是極孤、極貧的、做人甚是清方、到任又不上一月、雖有些少、已爲醫藥廢盡了、還虧得同僚相助、將來買具棺木盛殮、停在衙中、母子二人、朝夕哭奠、過了七七之期、依着遺言、扶柩寄在寺內、收拾些少行李盤纏、帶了遺書、饑餐渴飲、夜宿曉行

夜將赴洛陽縣來。卻說劉元普一日正在書齋閒坐，忽然只見門上人報道：外有母子二人，口稱西粵人氏，是老爺至交親戚，有書拜謁。元普心下着疑，想道：我那裏有這樣遠親？便且叫請進。母子二人走到跟前，施禮已畢，元普道：老夫與賢母子在何處識面，實有遺忘，伏乞詳示。李春郎答道：家拼小侄其實不曾得會，先君卻是伯父至交。元普便請姓名。春郎道：先君李遜，字克讓，母親張氏，小侄名彥青，字春郎，本貫西粵人氏。先君因赴試，流落京師，以後得第，除授錢塘縣尹，一月身亡，臨終時，憐我母子無依，說有洛陽

劉伯父是幼年八拜至交、特命亡後賫了手書自任所前來拜懇、故此母子造宅、多有驚動、元普聞言、茫然不知、就裡、春郎便將書呈上、元普看了封簽上十五字、好生詫異、及至拆封看時、卻是一張白紙、嘆了一聲、嘿然不語、左思右想了一回、猛可裡心中省悟、道、必是這個緣故無疑、我如今不要說破、只教他母子得所便了、張氏母子見他沉吟、只道不肯容納、豈知他卻是天大一場美意、元普收過了書、便對二人說道、李兄果是我八拜至交、指望再得相會、誰知已作古人、可憐可憐、今你母子就是我自家骨肉在此

君住便了、便叫請出王夫人來說知李遜認爲姻姪、春郎以子姪之禮自居、當時擺設筵席款待二人、酒間說起李君靈柩在白所寺中、元普一力應承殯葬之事、王夫人又與張氏細談、已知他有遺腹兩月了、酒散後、送他母子到南樓安歇、家火器皿、無一不備、又撥幾對僮僕服侍、每日三餐、十分豐美、張氏母子、得他收留、已自過望、誰知如此殷勤、心中感激不盡、過了幾時、元普見張氏德性溫存、春郎才華英敏、更兼謙謹老成、愈加敬重、又一面打發人往錢塘去扶柩了、忽一日正與王夫人閑坐、不覺掉下淚來、夫人

忙問其故元普道我親李氏子儀容志氣後來必然大成我若得這般一個兒子眞可死而無恨今年華已去子息杳然爲此不覺傷感夫人道我屢次勸相公要娶妾只是不允如今定爲相公覓一側室晉取宜男元普道夫人休說這話我雖垂暮你却尚是中年若是天不絕我劉門難道你不能生育若是命中該絕縱使姬妾盈前也是無幹說罷自出去了夫人這番却主意要與丈夫娶妾曉得與他商量定然推阻便私下叫家人喚將做媒的薛婆來說知就裏又囑付道直待事成之後方可與老爺得知必用心訪個

德容兼備的、或者老爺纔肯相愛。薛婆一一應諾而去。過不多日、薛婆尋了幾頭來說、領夸看了、沒一個中夫人的意。薛婆道、此間女子、只好恁樣。除非汴梁帝京、五方雜聚去處、纔有出色女子。恰好王文用有別事要進京、夫人把百金密托了他、央薛婆與他同去尋覓。薛婆也有一頭媒事要進京、兩得其便、就此起程不題。如今再表一段緣因。話說汴京開封府祥符縣、有一進士、姓裴名習、字安卿、年登五十、夫人鄭氏早亡、單生一女、名喚蘭孫、年方二八、儀容絕世。裴安卿做了郎官幾年、陞任襄陽刺史。有人對他說道、

官人向來清苦今得此美任此後只愁富貴不愁貧了安卿笑道富貴何來須見貪酷小人惟利是圖不過使這幾家治下百姓賣兒賠婦充其囊橐此真狼心狗行之徒天子教我爲民父母豈是教我殘害子民我今此去唯吃襄陽一盃淡水而已貧者人之常叨朝廷之禄不至凍餒足矣何求富爲裴安卿立心要做個好官選了吉日帶了女兒起程赴任不則一日到了襄陽府任半年治得那一府物阜民安詞清訟簡民間造成幾句謠詞說道

襄陽府前一條街　一朝到了裴天臺

六房吏書去打卯、門子阜隸去砍柴、光陰荏苒、又早六月炎天、一日裴安卿與蘭孫喫過午飯、暑熱難當、安卿命汲井水解熱、霎將井水將到、安卿喫了兩鍾、隨教叫女兒喫、蘭孫喫了數口、說道、爹爹恁般淡水、將爹爹怎生喫下、作多安卿道、你說這般折福的話、你我有得這水喫時、也便是神仙了、豈可嫌淡、蘭孫道、爹爹如何便見得折福、這樣時候、多少王孫公子、雪藕調冰、浮瓜沉李、也不為過、爹爹身為郡侯、飲此一盃淡水、還道受用、也太迂濶了、安卿道、我兒不諳事務、聽我道來、假如那王孫公子、倚

倚着祖宗的勢耀、頂戴着先人積攢下的浮財、不知稼穡、又無甚事業、只圖快樂、落得受用、却不知樂極悲生、他終有馬死黃金盡的時節、縱不然、也是他生來前造些福氣、你爹爹貧寒出身、又叨朝廷民社之責、須不能勾比他、還有那一等人、假如當此天道爲將遷延、身以乘船、手執戈矛、日夜不能安息、又且死生朝不保暮、那鄉村耕種農夫、經商工役、辛勤胼胝、奔走、泥塗雨汗漉漉、還禁不住那當空日曬、你爹爹比他、不已是神仙了、又有那下一等人、一時過悞間成罪、家困在囹圄、受盡鞭笞、要用手鎖足、這般時

俯拘于那不見天日之處、休說冷水、便是泥汁也不能勾、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父娘皮肉、痛癢一般、難道偏他們受得苦起、你爹爹比他並不是神仙、今司獄司中見有一二百名罪人、意欲散禁他每在獄、日給冷水一次、待交秋再作理會、蕭孫道、爹爹未可造次、獄中罪人、皆不良之輩、若輕鬆了他、倘有不測、受累不淺、姿娜道、我以好心待人、人豈負我、我但分付牢子緊守監門便了、他是命當有事、只因這一節、有分教

應死囚徒俱脫網　施仁郡守反遭殃

次日安卿升堂，分付獄吏將囚人散禁在牢，日給涼水與他，須要小心看守。獄卒應諾了，當日便去牢裡鬆放了，眾囚各給涼水，牢子們緊緊看守，不致疎虞。過了十來日，牢子們就懈怠了。忽又是七月初一日，獄中舊例，每逢月朔，便獻一番利市。那日燒過了紙，眾牢子們都去喫酒散福，從下午喫起，直喫到黃昏時候，一個個酩酊爛醉。[illegible]一干囚犯初時見獄中寬縱，已自起心越牢，內中有幾個有膽氣的，密地教對付些利器，暗藏在身邊，當日見眾人已醉，就便乘機發作。約莫到二更時分，獄中一片聲喊起，一二百罪

人、一齊動手先將那當牢的禁子殺了、打出牢門。將那獄吏牢子、一個個砍翻、撞見的多是一刀一個。有的躲在黑暗裏聽時、只聽得喊道、太爺平時仁德、我（還有公道）每不要殺他、直反到各衙、殺了幾個佐貳官、那時正是清平時節、城門還未曾閉、眾人吶聲喊、一鬨逃走出城、正是

驚急跳却金鉤去　擺尾搖頭再不來

那時裴安卿聽得喧嚷、在睡夢中驚覺、連忙起來、早已有人報知裴安卿、聽說却正似頂門上失了三魂、脚底下蕩了七魄、連聲只叫得苦、怖道不聽龍孫之

捨道如此

苗以至于此誰知道將仁待人被人不仁一面點起民壯分頭追捕多應是海底撈針那尋一個次日這縣中早報與上司知道少不得動了一本不上半月已到汴京奏章早達天聽天子與群臣議處若是裴安卿是個貪贓剝削阿諛諂佞的朝中也還有人喜他只為平素心性剛直不肯趨奉權貴況且一清如水俸資之外毫不苟取那有錢財賄賂勢要所以無一人與他辨究多道縱囚越獄典守者不得辭其責又且殺了佐貳獨留刺史事屬可疑合當拿問天子准奏即便批下本來着法司差官扭解到京那時裴

安卿便是重山世的召文再生來的桂英也只得低頭受縛、卻也道、自已素有政聲、還有那白之處、叫蘭孫收拾了行李、父女兩個同了押解人起程、不則一日、來到東京、那裴安卿舊日住居、已奉聖旨抄沒了、僮僕數人、分頭逃散、無地可以安身、還虧得鄭夫人在時、與清真觀女道往來、與借他一間房子、與蘭孫住下、下了次日、青衣小帽、同押解人到朝候旨、奉聖旨下大理獄鞫審、卽刻便自進牢、蘭孫只得將了些錢鈔、買上告下、去獄中傳言寄語、將茶送飯、元來裴安卿年衰力邁、受了驚惶、又受了苦楚、日夜憂虞、飲

食不進、蕭孫設處送飯、枉自費了銀子、一日見蕭孫正到獄門首來、便與住女兒說道、我氣塞難當、今月大分必死、只爲爲人慈善、以致召禍、累了我兒、雖然非不及卒、只是我死之後、無路可投、作婢爲奴、定然不免、那安卿說到此處、好如萬箭攢心、長號數聲、而絕、還潛未及合眷、不受那三木囊頭之苦、蕭孫跌腳搥胸、哭得個發昏章第十一、欲要領取父親屍首、又道是朝廷罪人、不得擅便、當時蕭孫不顧死生利害、闖進大理寺衙門、哭訴越獄根由、哀感傍人、誰得那大理寺卿、還是個存公道的人、見孫這般情狀、惻然

不恐隨即進一道表章上寫着

大理寺卿臣　某勘得襄陽刺史裴習撫字心勞提防致拙雖法禁多疎自干天譴而反情無據可表臣心今已斃囹圄宜從寬貸伏乞速降天恩赦其遺屍歸葬以彰朝廷優待臣下之心臣　某謹昧上言

那眞宗也是個仁君見裴習已死便自不欲苛求即批准了表章裴蘭孫得了這個消息還算是黃道裏下孫琴書中取樂將身邊所剩餘銀買口楷木推人擡出屍首盛殮好了停在淸眞觀中做些羹飯澆奠了

粧說

一番又哭得一佛出世那裴安卿所帶盤費原無幾何到此已用得乾乾淨淨了雖是已有棺木殯葬之資毫無所出蘭孫左思右想道只有個舅舅鄭公見任西川節度使帶了家眷在彼却是路途險遠萬萬不能搬扱負口無計可施事到頭來不自由只得手中拏個草標將一張紙寫着賣身葬父四字到靈柩前拜了四拜禱告道爹爹陰靈不遠保奴前去得遇好人拜罷起身噙着一把眼淚抱着一腔冤恨忍着一身羞恥沿街喊叫可憐裴蘭孫是個嬌滴滴的閨中處子見了一個陌生人也要面紅耳熱的不想今

日出頭露面、思念父親痛死 言詞不覺寸腸俱裂正
是

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旦夕禍福
生來運蹇時乖　只得含羞忍辱
父兮桎梏亡身　女兮街衢痛哭
縱交血染鵑紅　彼蒼不念煢獨

又道是天無絕人之路、正在街上賣身、只見一個老
媽媽走近前來、欠身施禮問道、小娘子爲着甚事賣
身、又恁般愁容可掬、仔細認認、哭了一聲道、這不是
裴小姐、如何到此地位、原來那媽媽正是洛陽的薛

婆、那夫人在時薛婆有事到京常在裴家往來的故此認得蘭孫擡頭見是薛婆、就同他走到一個僻靜所在。含淚把上項事說了一遍。那婆子家最易眼淚出的。聽到傷心之處。不覺也哭起來道、原來尊府老爺遭此大難、令是個宦家之女、如何做得以下之人、若要賣與富家、如此才貌、不到得便為奴作婢、也免不得是個偏房了。蘭孫道、冷日為了父親、就是殺身也說不得、何惜其他。薛婆道、既如此、小姐請免愁煩、洛陽縣劉刺史老爺年老無兒、夫人王氏要與他取個偏房、前日曾囑付我在各處尋了多時、並無一個

中意的、如今因爲洛陽一個大姓、央我到京中揀擇、求一頭親事、夫人乘便囑付親侄王文用帶了身價、同我前來遍訪、也是有緣、遇着小姐、王夫人原說要個德容兩全的、今小姐之貌絕世無雙、賣身葬父、又是大孝之事、這事十有九分了、那劉刺史仗義疎財、王夫人大賢大德、小姐到彼、雖則權時落後、儘可快活終身、未知尊意何如。蘭孫道、但憑媽媽主張、只是賣身爲婢、玷辱門庭、萬莫說出眞情、只認做民家之女罷了、薛婆點頭道、是、隨引了蘭孫小姐一同到王文用寓所來、薛婆就對他說知備細、王文用遂遂

爲斯要五百金何用之[illegible]

地膘去看那小姐、已覺得傾國傾城、便道有如此絕色佳人、何怕不中奶奶之意、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當下一邊是落難之際、一邊是富厚之家、並不消爭短論長、已自一說一中、整整兌足了一百兩雪花銀子、遞與蕭孫、小翔收了、就要挨他起程、蕭孫道、我本爲葬父、故此賣身、須是完葬事過纔好去、得薛婆道、小娘子、你孑然一身、如何完得葬事、何不到洛陽成親之後、那時晚劉老爺差人埋葬、何等容易、蕭孫只得依從、那王文用是個老成才幹的人、見是要與婦

夫為姿的不敢怠慢教薛婆與他作伴同行自己常
在前後東京到洛陽只有四百里之程不上數日早
巳到了到家王文用自往廚房中去了薛婆便悄悄
地領他進去也見了王夫人夫人擡頭看薦孫時果
然是

脂粉不施有天然姿格梳妝畧試無半點塵紛舉
止處態度從容語言時聲音婉轉雙蛾頻蹙渾如
西子入吳時兩頰含愁正似王嬙辭漢日可憐
嫺淸閨女權作追隨宦室人

當時王夫人滿心歡喜問了姓名便收拾一間房子

安頓蘭孫擾一个養娘服事他次日便請劉元普來從容說道老身今有一言相公幸勿嗔怪劉元普道夫人有話即說何必諱言夫人道相公你豈不聞人生七十古來稀今你壽近七十前路幾何並無子息常言道無病一身輕有子萬事足久欲與相公納一側室一來爲相公持正不好妄言二來未得其人姑且隱忍今蒙得汴京裴氏之女正在妙齡抑且才色兩絕願相公去他做個側房或者生得一男半女也是劉門後代劉元普道老夫只恐命裡無嗣不欲耽誤人家幼女誰知夫人如此用心而今且與他出來

此一念有根所必

見我當下蘭孫小姐移步出房倒身拜了劉元普看見心中想道我觀此女儀容動止決不是個以下之人便開口問道你姓甚名誰是何等樣人家之女爲甚事賣身蘭孫道賤妾乃汴京小民之女姓裴小名蘭孫父死無資故此賣身殯葬口中如此說不覺暗地裏偷彈淚珠劉元普相了又相道你定不是民家之女不要哄我我看你態容可掬必有隱情可對我一一直言與你做主分憂便了蘭孫初時隱諱怎當得劉元普再三盤問只得將那放囚得罪緣由從前至後細細說了一遍不覺淚如湧泉劉元普大驚失

色也不覺淚下道我說不像貝家之女夫人幾乎誤了老夫可惜一個好官遭此屈禍忙向蘭孫小姐連稱得罪又道小姐身既無依便住在我這裡待老夫選擇地與殯葬尊翁便了蘭孫道若得如此則全此恩德天可表相公先受賤妾一拜劉元普慌忙扶起分付黃嬤好生服事裴家小姐不得有違當時走到廳堂即刻差人往汴京迎裴使君靈柩不多日扶柩到來却好錢塘李縣令靈柩一齊到了劉元普衹來共停在一個庄廳之上備了兩個祭筵拜奠張氏自領了兒子拜了亡夫元普也領蘭孫拜了亡父又延

仁人君子之言

了一個有名的地理、預擇尋了兩塊好地基、等待歲月吉日安葬。一日王夫人又對元普說道、那裴氏女雖然貴家出身、却是落難之中、得相公救拔他的。若是流落他方、不知如何下賤去了。相公又與他擇地葬親、此恩非小。他必甘心與相公爲妾的。既是名門之女、或者有些福氣、誕育子嗣、也不見得。若得如此、非但相公有後、他也終身有靠、未爲不可。謹相公思之。夫人不說猶可、說罷、只見劉元普勃然作色道、夫人說那裡話。天下多美婦人、我欲要妾、自可別圖、豈敢汚裴使君之女。劉弘敬若有此心、神天鑒察。夫人

聽說，自道失言，頓口不語。劉元普心裡不樂，想了一回，道：我也太呆了，我既無子嗣，何不索性認他為女，斷了夫人這點念頭？便呼丫鬟請出裴小姐來，道：我叨長尊翁多年，又同為刺史之職，年華高邁，子息全無。小姐若不弃嫌，欲待螟蛉為女，意下何如？蘭孫道：妾蒙相公夫人收養，願為奴婢，早晚服事。如此厚待，如何敢當？劉元普道：豈有此理！你乃宦家之女，偶遭挫折，焉可賤居下流？老夫自有主意，不必過謙。蘭孫道：相公夫人正是重生父母，雖粉骨碎身，無可報答。既蒙不鄙微賤，認為親女，焉敢有違？今日就拜了爹

婦人之見

媽劉元普歡喜不勝便對夫人道今世我以蘭孫爲女可受他全禮當下蘭孫插燭也似的拜了八拜自此便呼劉相公夫人爲爹爹母親十分孝敬倍加親熱夫人又說與劉元普道相公既認蘭孫爲女須當與他擇壻侄兒王文用青年喪偶管理多年才幹精敏也不辱莫了女兒相公何不與他成就了這頭親事劉元普微微笑道內侄繼娶之事少不得在老夫身上今日自有个主意你只管打點妝奩便了夫人依言元普當時便揀下了一个成親吉日到期宰殺猪羊大排筵會遍請鄉紳親友并李氏母子內侄王

哉是問
眼世人

文用一同來赴慶喜筵。衆人還只道是劉公溺寵王夫人也。還只道是與姪兒成婚。正是

萬丈廣寒難得到　嫦娥今夜落誰家

看看吉時將及。只見劉元普教人捧出一套新郎衣。儐相在堂中。劉元普拱手向衆人說道。列位高親在此聽弘敬一言。做閒利人之色不仁。乘人之危不義。襄陽裴使君以相事繫獄身死。有女蘭孫。年方及笄。荊妻欲納爲妾。以敬寡之子嗣。決不敢汙。使君之清德。內姪王文用雖有絲蘿之木。却非仕宦中人。亦難以配公侯之女。唯我故人李縣令之子彥青者。既出

有生意

望族又值青年貌比潘安才過子建誠所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者也今日特為兩人成其佳耦諸公以為何如衆人異口同聲讚歎劉公盛德李春郎出其不意却待推遜劉元普那裡肯從便親手將新郎衣巾與他穿帶了於後笙歌鼎沸燈燭輝煌遠遠聽得環珮之聲却是薛婆做了喜娘攙個丫鬟一同簇擁着蘭孫小姐出來二位新人立在花毡之上交拜成禮真是說不盡那奢華富貴但見

粉孩兒對對挑燈七娘子雙雙執扇觀看的是風
檢才麻婆子誇稱道鵲橋仙並進小蓬萊伏侍的

即此便見陰德

是好姐姐柳青娘幫襯道賀新郎同入銷金帳做嬌客的磨鎗備箭豈宜重問後庭花做新婦的半羞還憂此夜定然川撥棹脫布衫時欲求艾花心

動庭前非常。

當時裴氏和春郎魂夢之中也不想得到此眞正喜事天來蘭孫小姐稽顙之下覷見新郎容貌不凡也自暗暗地歡喜只道嫁個老人星誰知却嫁了個文曲星行禮已畢便伏侍新人歸帳劉元普親自送到南樓結燭命丞文把那千金妝奩一齊搬將過來劉元普自回去陪賓大吹大擂直飲至五更而散這里

洞房中一對新人、真正佳人遇着才子、那一宵歡愛、端的是如膠似漆、似水如魚、枕邊說到劉公大德、兩下裡感激深入骨髓、次日天明起來、見了張氏、張氏又同他夫婦拜見劉公、十萬分稱謝、隨後張氏就辦些祭物、到靈柩前、叫媳婦拜了公公、兒子拜了岳父、張氏撫棺哭道、丈夫生前爲人正直、死後必有英靈、劉伯父周濟了寡婦孤兒、又把名門貴女嫁你爲婦、恩德如天、非同小可、幽冥之中、乞保佑劉伯父早生貴子、壽過百齡、春郎夫妻也各自默默地禱祝、自此上和下睦、夫唱婦隨、日夜焚香、保劉公冥福、不覺光

陰荏苒、又是臘月中旬、塋葬吉期到了、劉元普便有聚起匠役人工、在本廳上擡取一對靈柩到墳塋上來、張氏與春郎夫妻各各帶了重孝相送、當下埋棺封土已畢、各立一個神道碑、一書宋故襄陽刺史安卿裴公之墓、一書宋故錢塘縣尹克讓李公之墓、只見松柏參差、山水環繞、宛然二塚相連、劉元普設三牲禮儀、親自舉哀拜奠、張氏三人放聲大哭、哭罷一齊望着劉元普拜倒在荒草地上不起、劉元普連忙答拜、只是謙謙無能、略無一毫自矜之色、隨即回來各自散訖、是夜劉元普睡到三更、只見兩個人幞頭

虔白叙　承　謙辭

象簡、金帶紫袍向劉元普撲地倒身拜下、口稱大恩人、劉元普喫了一驚、慌忙起身扶住道、二位尊神何故降臨、折殺老夫也、那左手的一位說道、某乃襄陽刺史裴習、此位即錢塘縣令李公克讓也、上帝憐我兩人清忠、封某為天下都城隍、李公為天曹府判官之職、某某繫獄身死之後、幼女無投、承公大恩、賜之佳婿、又賜佳城、使我兩人冥冥之中、遂爲兒女姻眷、恩同天地、難效涓涘、已曾合表上奏天庭、上帝鑒公盛德、特爲官加一品、壽益三旬、子生雙貴、幽明雖隔、敢不報知、那右首的一位又說道、某只爲與公無交、難

節天下

許秉曲故此空函寓意不想公一見即明慨然認義養生送死已出殊恩淑女承祧尤為望外雖益壽添嗣未足報洪恩之萬一今有遺腹小女鳳鳴明早已當出世敢以為汝秦長郎君箕箒公與我姪我亦與公媳婦盡報效之私言訖拱手而別劉元普慌忙出送被兩人用手一推瞥然驚覺卻正與王夫人睡在床上便將夢中所見所聞一一說了夫人道妾身亦蒙相公大德古今罕有自然得福非輕神明之言諒非虛謬劉元普道裴李二公生前正直死後為神他感我嫁女婚男故來託夢理之所有但說我壽增三

千世間那有百歲之人、又說賜我二子、我今年已七十、雖然精力不減少、特那七十歲生子、却也難得、遂未必然、次日早晨劉元普思想夢中言語、整了衣冠、步到南樓、正要說與他三人知道、只見李春郎夫婦出來相迎、春郎道、母親生下小妹、方在坐草之際、昨夜我母子三人、各有異夢、正要到伯父處報知賀喜、豈知伯父已先來了、劉元普見說張氏生女、思想夢中李君之言、好生有驗、只是自已不曾有子、不好說得、當下問了張氏平安、就問夢中所見、如何、李春郎道、夢見父親岳父、俱已爲神、口稱伯父大德感動天

庭已爲延壽添子、三人所夢總只一樣、劉元普暗暗稱奇、便將日巳夢中光景一一對兩人說了、春郎道此皆伯父積德所致、天理自然、非虛幻也、劉元普隨即回宴與夫人說知、各各駭歎、又差人到李家賀喜不踰時、又及滿月、張氏抱了幼女來見伯父伯母、元普便問令愛何名、張氏道小名夢鶴、是因夫夢中所囑、劉元普見與巳夢相符、愈加驚異、話休絮煩、且說王夫人當時年已四十歲了、只覺得喜食酸鹹、時常作嘔、劉元普只道中年人病發、延醫看脈、沒一個解說得出、就有個把有手段的、忖道像是有喜的氣脈、

却喜得劉元普年已七十、王夫人年已四十、從不曾生育的、爲此都不敢下藥、只說道、夫人此病不消服藥不久自瘳、劉元普也道這樣小病、料是不妨、自此也不延醫、放下了心、只見王夫人又過了幾時、當真病好、但覺得腰肢日重、裙帶漸短、眉低眼慢、乳脹腹高、劉元普半信半疑道、夢中之言、果然不虛處、日月易過、不覺又及產期、劉元普此時不由你不信是有孕、提防分娩、一面喚了收生婆進來、又僱了一個奶子、忽一夜夫人方睡、只聞得異香撲鼻、仙音繚繞、夫人便覺腹痛、衆人齊來伏侍、分娩不上半個時辰、生

下一個孩兒、香湯沐浴過了、看時只見眉清目秀、鼻直口方、十分魁偉、夫妻兩人歡喜無限、元普對夫人道、一夢之靈驗如此、若如裴李二公之言、皆上天之賜也、就取名劉天祐、字夢禎、此事便傳遍洛陽一城、把做新聞傳說、百姓們編出四句口號道、

劉史生來有奇骨、為人專好積陰隲、
嫁了裴女換劉兒、養得頭生做七十。

轉眼間、又是滿月、少不得做湯餅會、衆鄉紳親友齊來慶賀、真是賓客塡門、吃了三五日筵席、春郎與蘭孫自梯己設宴賀喜、自不必說、且說李春郎自從成

[illegible]葬父之後、一發潛心經史、忝圖上進、以報大恩、又得劉元普扶持、入了國子學、正與伯父母商量到京赴學以待試期、只見汴京有個公差到來、說是鄭樞密府中所差、前來接取裴小姐一家的、元來那蘭孫的舅舅鄭公、數月之內、已自西川節度內召爲樞密院副使、還京之日、已知妹夫被難而亡、遂到清真觀問取甥女消息、說是寄在洛陽、又遣人到洛陽探問、曉得劉公仗義全婚、稱嘆不盡、因爲思念甥女、故此欲接取他姑嫂夫婿一同赴京相會、春郎得知此信、正是兩便、蘭孫見說舅舅回京、也自十分歡喜、當

下葬過、劉公夫婦、就要擇個吉日、同張氏护洛陽起程、到期、劉元普治酒餞別、中間說起夢中之事、劉元普便對張氏說道、舊歲老夫夢中得見令先君說、令愛與小兒有婚姻之分、前日小兒未生、不敢啟齒、如今倆家不曾續結、髮孝、張氏欠身答道、先夫夢中曾言又蒙伯伯不棄、大恩未報、敢惜一女、只是母子孤寒如故、求敢仰攀、倘得大了成名、當以小女奉郎君箕箒、當下酒散、劉公又囑付蘭孫道、你丈夫此去前程萬里、我兩人在家安樂、孩兒不必掛懷、諸人各各流涕、戀戀不捨、臨行、又自再三下拜、感謝劉公夫婦

盡禮然後垂淚登程去了、洛陽與京師却不甚遠、不時常有音信往來、不必細說、那裘公子劉天祐自從生了、日往月來、又早過歲過頭、一日奶子抱了小官人、同了裘娘朝雲往外邊耍子、那朝雲年十八歲、頗有姿色、隨了奶子、出來頑耍了一晌、奶子道、姐姐你與我畧抱一抱、怕風大、我去將衣服來與他穿、朝雲接過抱了、奶子進去了一回、出來、只聽得公子啼哭之聲、着了忙、兩步當一步、走到面前、只見朝雲一手抱了、一手伸在公子頭上揉着、奶子疾忙近前看時、只見跌起老大一個疙瘩、便大怒發話道、我畧轉得

一轉背便把他跌了你豈不曉得他是老爺夫人的性命若是知道須連累我喫苦我便去告訴老爺夫人看你這小賤人逃得過這一頓責罰也不說罷拖了公子氣憤憤的便走朝雲見他勢頭不好一時性發也接應道你這蠢老猪狗倚仗公子勢利便欺負人被口罵我不要便罷了英雄貨蠢貨是奶子便是公子我也從不曾見有七十歲的養頭生卵他是拖來也是拖來的人埋怨這一跌便凌辱我倒要雖是口強卻也心慌不敢便走進來不想那奶子一五一十說將朝雲的話對劉元普說了元普聽罷忻然說

蹊蹺、也怪他不得、七十生子、原是罕有、他一般貴重、何足計較、當時奶子只道撇開朝雲一塲、少也說個半死、不想元普如此寬容、把一片火、化做半盃冰水、抱了公子自進去了、却說元普當夜與夫人喫夜飯罷、自到書房裡去安歇、分付女婢道、與朝雲對我書房裡來、衆女婢只道爲相裡來發耍、難爲他、到替他捏着一把汗、條條的擒拿燕雀的把朝雲拿到、可憐朝雲懷着鬼胎、戰兢兢的立在劉元普面前、只打點領責、元普分付衆人道、你每多退去、只留朝雲在此、衆人領命、一齊都散、不留一人、元普便叫朝雲關

劉公賢托之庸甚不枉矣伊也

上了門，朝雲正不知劉元普葫蘆裡賣出甚麼藥來，只見劉元普叫他近前說道：人之不能生育，多因交會之際精力衰微，浮而不實，故艱乎種子。若精力健旺，雖老猶少。你却道老年人不能生產，便把那抱別姓借貸的這椿事來疑我。我今夜留你在此，正要與你試一試精力，消你這點疑心。原來劉元普初時只道自己不能生兒，所以不肯輕納少年女子。如今已得過頭生，便自放膽大了。又見裴中說尚有一子，一時間不覺通融起來。那朝雲也是個怕失言，不想到此分際，却也不敢違拗，只得伏侍元普解衣同寢。但

一個似八百年彭祖的長兄一個似三十歲顛倒的少女。尤雲帶雨。宿妃。傾洛水。濟着壽星。頭似木如魚呂望。持鈎竿。撥動。拐拋。行。乘牛老君。摟住。捧珠簾的龍女。騎驢古老。搭着靴抓籬的仙姑。背靡。藤纓定。牡丹花。綠毛。龜。揉取。漢藥滋。太白金星送

性發上青玉女慾情來、

劉元普雖則年老、精神强悍、朝雲只得忍着痛苦承受、約莫弄了一個更次、陽洩而止、是夜劉元普便與朝雲同睡、天明朝雲自進去了、劉元普起身對夫人

好个夫人

説知此事、夫人只是笑、衆女婢和奶子多道老爺一向極有正經、而今到恁般老沒志氣、誰想劉元普和蘭孫只此一宵、便受了娠、劉元普也是一將要他不疑、賣弄本事、也不道如此快殺、夫人便鋪個下房、勸相公册立蘭孫爲妾、劉元普應允了、便與蘭孫戴笄、納爲後房、不時往蘭孫處歇宿、蘭孫想起當初一時失言、倒得了這一個好地位、劉元普與蘭孫戲語道

此何要索

你如今方信公子、不是拖來拖來的了麽、蘭孫耳紅面赤、不敢言語、轉眼之間、又已十月滿了、一日蘭孫腹痛難禁、也覺得異香滿室、生下一個兒子、方纔落

想只聽得外邊喧嚷劉元普出來看時却是報李春郎狀元及第的劉元普見侄兒登第不辜負了從前認義之心又且正值生子之時也是個大大吉兆心下不勝快樂當時報喜人就呈上李狀元家書劉元普拆開看道

侄子母孤孀得延殘息足矣賴伯父保全終始遂得成名皆伯父之賜也邇來二尊人起居想當佳勝本欲給假一侯尊顔緣侍講東宮不離朝夕未得如心姑寄御酒二瓶爲伯父頤老之資宮花二朶爲賢郎鼎元之兆臨風神溯不盡鄙悰

劉元普、看罷、收了御酒宮花、正進來與夫人說知、只見公子天祐走將進來、劉元普喚住、遞宮花與他道、哥哥在京得第、特寄宮花與你、願我兒他年瓊林賜宴與哥哥今日一般。公子欣然接去、簪頭上、亂插。坐着爹娘唱了兩個深喏。引得那兩個老人家歡喜無限。劉元普隨即修書賀喜、并說生次子之事、打發京中人去訖、便把皇封御酒、祭獻裴李二公。然後與夫人同飲、從此又將次子取名天錫、表字夢符、兄弟日漸長成、十分乖覺、劉元普延師訓誨、以待成人。又感上天祐庇、一發修橋砌路、廣行陰德、裴李二墓每年

春秋祭掃不廢、再表李狀元在京之事、那鄭樞密與
夫人魏氏止生一幼女、名曰素娟、尚在襁褓、他只為
知夫姐姐早亡、甚是愛重甥女、故此李氏一門在他
府中十分相得、李狀元自成名之後、授了東宮侍講
之職、深得皇太子之心、自此十年有餘、真宗皇帝崩
了、仁宗皇帝登極、便禮部侍、便超陞李彥青為禮部
尚書、進階一品、那劉元普仗義之事、自仁宗為太子
時、已自幾次奏知、當日便進上一本、懇賜還鄉祭掃、
并乞褒封、仁宗頒下詔書、錢塘縣尹李遜追贈禮部
尚書、襃賜刺史裴習追復原官、各賜御祭一筵、青州

刺史劉弘敬、以原官加陞三級、禮部尚書李彥青給假半年、還朝復職、李尚書得了聖旨、便同張老夫人、裴夫人、鳳鳴小姐、謝別了鄭樞密、馳驛回洛陽來、一路上車馬旌旗、熔耀數里、府縣官員出郭迎接、那李尚書去時尚是弱冠、來時已作大臣、抑又年止三十、洛陽父老、觀者如堵、都稱嘆、劉公不但有德、抑且能識好人、當下李尚書家眷、先到劉家下馬、劉元普夫婦兩個、忙排香案、迎接聖旨、出呼已畢、張老夫人、李尚書、裴夫人、俱各紅袍玉帶、拜了鳳鳴小姐、齊齊拜倒在地、稱謝洪恩、劉元普扶起尚書、王夫人扶起夫

所見奇 巧語 那虛文

人小姐就喚兩位公子出來相見、姊姊兒嫂眾人看見兄弟二人相貌魁梧、又酷似劉元普模樣、無不欣喜、都稱嘆道、大恩人生此雙璧、無非積德所招、遂即排着御祭、到裴李二公墳、焚黃瀝酒、張氏等四人各各痛哭一場、燒祭畢、同到元普家、慶賞筵席、供三套、酒行數巡、劉元普起身對兩公子說道、老夫有一衷腸之話、伏藏十餘年矣、今日不敢不說、先君與老夫生平實無一面之交。當賢母子來投老夫茫然不知就裏、及至拆書看時、並無半字、初時不解其意、仔細想將起來、必是聞得老夫虛名、欲待託妻寄

子與楚從無一面難叙衷情故把空書裁着誆詐老夫當日謊假爲負離妻子跟前不敢說破其實所稱八拜爲交皆虛言耳今日言得賢侄功成名遂耀祖榮宗老夫若非不言是埋沒令先君一段苦心也言畢即將原書遞與尚書母子展看尚書母子號慟感謝衆人直至今日纔曉得空函認義之事十分稱嘆不止正是

故舊託孤天下有　虛空認義古來稀

世人盡效劉元普　何必相交在始初

話下劉元普又說起長公子求親之事張老夫人欣

賤允諧裴夫人起身說道奴受爹爹厚恩未報萬一今舅舅鄭樞密生一表妹名曰素娟正與孩兒同庚奴家願爲作伐成其配偶劉元普稱謝了當也無話劉元普隨後就與天祐聘了李鳳鳴小姐李尚書一面寫表轉達朝廷奏開空函謊義之事一面修書與鄭公說合不數時仁宗看了表章龍顏大喜驚歎劉弘敬盛德隨頒恩詔除建坊旌表外特以李彥青之官封之以彰殊典那鄭公素慕劉公高義求婚之事無有不從李尚書旣做了天祐舅舅又做了天錫丈表聯襟親上加親十分美滿以後天祐狀元及第天

錫進士出身、兄弟兩人青年同榜。劉元普直看二子成婚、各各生子、然後歿。一夜夢見裴使君來拜道、某任都城隍已滿、乞公早赴瓜期。上帝已有旨矣。次日無疾而終、恰好百歲。王夫人也自壽過八十。李尚書夫婦痛哭、倍常認作親生父母、心喪六年。雖然劉氏自有子孫、李尚書却自年年致祭、追叙做郊恩報恩。唯有裴公無後、也是李氏子孫世世拜掃。自此世居洛陽、看守先塋、不回蜀中。裴夫人生子、後來也出仕貴顯。那劉天祐直做到同平章事、劉天錫直做到御史大夫。劉元普屢受褒封、子孫蕃衍不絕。此陰德之

報也這本話文出在空緘記如今依傳編成演義一回所以奉勸世人爲善有詩爲証

陰陽抱一理　禍福唯自求

莫道天公遠　須看刺史劉

拍案驚奇卷二十終